

大法展神奇：罗锅直了

【明慧网】我今年七十四岁，从小没上几天学，个子一米五高，没有兄弟姐妹，就一个妈。前半生真苦，万幸得大法，罗锅直了。

前半生真苦：谁能来救我

我在丈夫家莫名受辱，我公公原在镇里上班，爱整人，单位领导就把他调到当地派出所上班。当地有一个老头家里有黄豆，公公硬说黄豆是这老头偷的，白天打晚上打，老头受不了就上吊死了。这个家从来就没有我说话的地方，根本就不让说，他妈要钱，他弟找茬，丈夫喝酒、打牌、玩钱，吃饭回家。

丈夫经常无故找茬，非打即骂。一次他拉水浇地，水管子漏，水流了半车，我告诉他把皮管子调个个就不漏了，丈夫不听反而拿马鞭子打我，就象打马那样的打我，我跑，他在后面追，这时迎面过来一个妇女，手里拿着一个锅，他抢过锅就劈头盖脸的打我，我的腰被打的痛的动不了，肋骨被打断两根，也没人给治；两个孩子小，孩子还有病，半夜接医生也得我去，丈夫根本就不管。我说一句埋怨的话，他一拳就打在我右眼上，右眼全青紫，他还把我卖烟的一万多元全拿走，那是我准备给女儿上大学的钱。

我这一辈子太苦了，我常想：谁能来救救我？

万幸得大法：有师父管了

一九九九年的一天，我从古楼过，看见一群人在那儿炼功，不知是什么功，就站在那瞅了一会儿，回家后不知咋的就想学。我屯书记的老伴告诉我这是法轮功，她也在炼这个功，她领我到炼功点，同修

拿来一本书《转法轮》，我请回家后天天看，觉的太好了。

我在炼功点上炼功，回家就看书学法，几天时间师父就给我开了天目。打坐一个月时，腿疼时能看见从身上往下掉小黑业力块，拿下腿来就不见了，我还看见我身体周围稀稀拉拉的都是小业力块；有时我还看见大楼放金光，仙女踏彩虹走，天兵天将穿盔甲等等。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。

我真心修自己，做生意心正，顾客的手机、金戒指落在店里，我都保存好，等着失主来认领。顾客落下的东西我都归还失主，比如身份证、驾驶证等各种证件，如找不到失主，就送到派出所。有的顾客多给钱了，找不到主人我也不留，都给了 88 岁的农村老太太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不是我的我不占，按照真、善、忍的标准去做，是恩师叫我这么做的。

修炼大法后，不管丈夫怎么对我不好，我也不记恨、不抱怨他了，因我修炼了，得法了，有师父管了，我得听师父的话。

大法展神奇：罗锅直了

二零零九年六月，我到沈阳给女儿看孩子，我租房住。一次在家看师父《对澳洲学员讲法》录像时睡着了，这时做梦了，梦中看到恩师来到我跟前说：过来，给你直罗锅。我的元神出壳跟师父走了，上澳洲讲法的大房子里，屋里有一排排的桌子，我站在三、四排桌子前过道的边上，师父在讲台前站着，身边有一个大神兽，有一丈高，师父用手召唤我上讲台，说给你调调罗锅。因我出生时有个拱肩膀，炼



法轮桩法时，两侧抱轮一边不对耳。师父让神兽用发光大法轮平我拱肩高出的部份，我感到罗锅在响，可舒服了。醒来后，我发现我长高了，再抱轮两手心能对着双耳了，太神奇了！

念九字真言：救命保平安

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这一天，我在店里卖货，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来跟我说，她北京的亲戚小两口来沈阳某医院看病，女的四十多岁得了白血病，说是打疫苗加强针打的，挺严重，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，男的急坏了，没有办法。她说：“太可惜了。”我听后立即跟她说：“告诉病人快念九字真言‘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’，祛病有奇效！”她瞪大眼睛说：“真的能念好？”我说：“有念好的，信则灵。”她说：“那我用手机给病人发过去，叫他们念‘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’。”她真的就把这九字真言发过去了。

后来那个五十多岁的妇女专程来告诉我，她家得白血病的亲戚好了，是念九字真言好的。“大法真神奇！”她说，“当时医院还有一个和她得同样病的人死了。她和她家人一再的说谢谢你。”我说：“谢谢师父吧！是大法师父救了她的命。”

文／辽宁大法弟子◇

北京市女子监狱第三监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恶行记录

【明慧网】北京市女子监狱共有十二个监区，有三个监区重点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，第三监区是女子监狱重点迫害法轮功学员监区之一，现在的监区长叫李倩，四十岁出头，已在三监区多年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。

三监区有十一个监室，监室原设计住六至八人，现每个监室囚禁犯人九至十二人，严重超员，人满为患。监室空间较小，每个房间都有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一、二人，有包夹多人。

在全面监控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身心

监区规定，法轮功学员不能单独相处，不准单独交谈，不准一起上厕所、洗漱、洗衣服、洗碗。法轮功学员的生活、劳动、所谓的“学习”，都被无期徒刑、十年以上的长刑的罪犯监视，必须达到狱警的要求。

北京延庆区时应吉被前进监狱迫害住院

【明慧网】北京延庆区法轮功学员时应吉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初被非法判刑四年，近期在前进监狱被迫害得住院。家属接到通知，于二零二四年八月六日去监狱探视，监狱只让他儿子一人探视，把他的父母拒之门外，借口是他们开的亲属证明过期了（是以前时应吉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开的），以此刁难他们。

时应吉的父母都是年近 80 岁的老人，而且他父亲身患半身不遂多年，行动很不方便，为了见儿子，他们不顾身患严重疾病，乘车几个小时的颠簸，盼望见见儿子，却被一堵高墙挡住见不到儿子，这对两位老人是怎样的伤害！

时应吉儿子告诉爷爷奶奶，时应吉被查出血压高，转氨酶高，还说肝区疼。一个刚 50 岁的人，刚到监

监室内有五个摄像头，二十四小时无死角监控；监区内监控无死角，有狱警全天监看；监狱设有专门监控部门叫作“指挥中心”，他们利用现代科技高清技术二十四小时监控每个监区，监室，和奴工车间；不但有图像，还要高倍声音监听；而且监狱管理局也有专门监视各监狱的监控机构，随时随机监控各监狱的情况。

在这种全方位监控下，一旦哪位法轮功学员没有达到狱警的要求，被监控拍到或者被监室人发现，就会被扣分，还要在大会做检查，在监室内被班长等人指责、谩骂，甚至被剥夺每月一次的日用采买权，每月一次的会见权，和家人通电话的权利，所以法轮功学员每天在非常紧张、压抑中煎熬。

部分洗脑迫害手段

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有三个阶段，一是监区负责不择手段逼迫学

狱四个多月身体就成了这个样子。

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一日中午，时应吉在家中被永宁镇派出所警察绑架、非法抄家。当时在他家学法的两名法轮功学员聂进英、胡小鹿也被绑架。时应吉、胡小鹿于二零二三年九月十六日被构陷到北京延庆法院；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初，时应吉、胡小鹿被非法判刑：时应吉被非法判刑四年，罚金 8000 元；胡小鹿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，罚金 4000 元。

时应吉被关押在位于天津茶淀的北京市男子监狱。因路程远，他父母年纪大了，父亲有病，家属一直没有去探视。近期家属接到监狱通知，在二零二四年八月六日一大早就驱车前往，到了那里。监狱只让他儿子一人探视，把时应吉的父母拒之门外。◇

员放弃修炼，达到写“五书”的目的；二是监狱狱正科要负责所谓的“验收”，“验收”结果跟狱警利益直接挂钩；三是监狱管理局也要所谓的验收。只有这三个阶段都通过，才让法轮功学员出奴工。但是即使出奴工，挣到可以减刑的积分，法轮功学员的减刑权也被剥夺。

三监区逼迫法轮功学员写“五书”、放弃大法修炼（所谓“转化”）的手段非常隐蔽，狱警一般都是 30 岁左右的本科毕业生，她们表面是“文明执法”，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大法修炼，都是让包夹和监室其他罪犯来干，明着用语言邪说诬陷大法，加重精神折磨，暗着施加迫害，如：不让吃饱饭、不让喝水、不让按时睡觉、不让正常如厕，不让正常洗漱，饭中吐痰，倒脏东西；长期罚站等。

狱警的迫害手段是株连的，不“转化”的就让全体人员陪着不允许睡觉，让监室人陪着罚站，来激起众人的愤怒骂大法、侮辱大法师父，迫使法轮功学员违心地所谓的“转化”。

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达不到她们的“转化”目的，狱警们就会施以更卑鄙的方式，如：在学员如厕时，侮辱大法师父的法像，有的学员为了不去如厕而不喝水、不吃饭；也有的学员憋出尿失禁的症状，龚瑞平就是这样的一例，非常痛苦。每天夜间，邪恶的规定是不能单独去厕所，监室内有人要如厕，就叫龚瑞平陪同，造成她夜间要起五、六次，根本休息不好，她人很瘦。

对于长期坚持修炼大法的，狱警指使包夹采用暴力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，她们用身体当着监控，用手掐学员的大腿内侧，有时就明目张胆地打，或者拿东西砸头、踩脚等。狱警公开叫嚣：看我怎么治你。

文 / 北京法轮功学员 ◇